

人间词话新注

新课程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推荐书目

丛书主编
钱理群

文化论著研读



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推荐书目

人间词话新注

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新注 / 王国维著; 滕咸惠校注.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9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推荐书目)

ISBN 7-5339-2370-7

I. 人... II. ①王... ②滕... III. ①词话(文学)—中国—近代 ②人间词话—注释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575 号

人间词话新注 (新课程学生版)	
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	
特约编辑 夏 涵 责任编辑 项 宁 封面设计 水 墨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80 千字 插页: 3 印张: 2.875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370-7 定价: 5.00 元

出版说明

2003年4月,教育部新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揭开了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历史新篇章,带来了语文教育范式的革命。“新课标”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研究制订的,充满了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至2007年秋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将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

“新课标”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核心,注重培养人的能力,提升人的素质。高中语文课程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部分。选修课程体现了共同基础与多样性选择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对学生创新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给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新课标”明确规定了高中选修课程设计的五个系列: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学论著研读。

我社长期关注中小学的课程改革动态。2003年,在教育部“新课标”颁布不久,我们就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目前,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在全国各地启动实施,而选修课程资源缺乏,不能满足高中师生开设语文选修课的迫切需要。为此,我社邀请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专家商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推荐书目”系列丛书的出版计

划,并多次征求在教学第一线的特级教师及重点中学学生的意见,我们还有幸得到了一直支持我社出版工作的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从而保证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与实用性。

这套丛书依据“新课标”设计的选修课程的五个系列展开。选修课程侧重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注重语言知识的积累运用,重视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文化精神的培养,以期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丛书精选中外经典诗歌散文、中外优秀小说、中外戏剧名著,品味、背诵、涵泳这些传世名篇佳作,能拓展语言文学的视野,历练审美能力,发展想象能力;阅读中外人物传记,通过对这些杰出人物的人生轨迹和情感世界的探寻,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加深个人与国家、民族、社会的思考与认识,懂得做人的道理;感受和领会演讲、辩论中的机智与艺术,学习驾驭语言的技巧;研读古今文化论著,可以从人类创造的思想宝库和知识财富中汲取营养。这套丛书紧扣“新课标”课程设计,可与各种版本的必修、选修教材配套使用,也适合广大师生课外阅读。

“新课标”将阅读与鉴赏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文学作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与先贤名家对话、交流思想情感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阅读是一次快乐的精神旅行,让我们进入语文学习的自由天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序

周 振 甫

咸惠同志把他的《人间词话新注》的清样寄给我，要我说几句话。咸惠同志说：“《人间词话》原稿顺序与《国粹学报》发表的王氏手定本完全不同，文字亦有出入”，“并多出十三条”，“前此尚未公开发表”，“从原稿中比较容易看清王氏的思路，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王氏的文艺思想”。他的注也和以前的不同，以前的注只是引出王氏文中提到的诗词原文，他的注根据王氏的论点，征引叔本华的说法来说明王氏论点的来历，再引各家的说法来作参证，对研究《人间词话》有帮助。《人间词话》的王氏原稿由赵万里先生保藏，外间很少有人见到。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咸惠同志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时，从赵先生处借读原稿，加以整理和注释，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这部新注既注出了王氏论点的根据，又引各家说法来作参证，有利于进一步探讨王氏的词论。这里试用境界说作例，结合新注来作些探索，可以看到新注对这种探索是有帮助的。

王氏提出境界说，说：“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造境”就是“有我之境”，“写境”就是“无我之境”。他的举例，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造境，为有我之境；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写境，为无我之境。这样说，容易使人迷惑。“乱红飞过秋千去”，是诗人所见，是写境，何以说是造境？“悠然见南山”，这个“悠然”是诗人的感觉，是有我，何以说是无我？倘说诗句不能这样割裂来看，乱红飞去同泪眼问花结合，所以是造境，是有我。那么，即使把



“悠然见南山”同“采菊东篱下”结合，这个“采”和“见”里也有我在。要是说这里没有作者所表达的感情，那么，“悠然”不正是诗人的感情吗？再说，诗句既不能割裂，诗人所以要说“见南山”，正由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山气又有什么好呢？好在“鸟倦飞而知还”，正表达了他弃官归隐的心情，正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正是造境，正是有我，为什么说是写境，是无我呢？这时来看新注，新注引王氏说：“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经过这样一注，上面的疑问就解决了。所谓造境和有我，即观我，是意余于境，“泪眼问花”是我问，“乱红飞过秋千去”，是我认为“乱”的，反映我的心情，是以抒情为主。“悠然见南山”，即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在“悠然”里正是观物中所见的我。原来所谓造境中还有写境，无我中还有我，所谓造境和有我之境，只是说偏重于抒情，在有我之境中还是有物；所谓写境和无我之境，只是说偏重于写景，在无我之境中还是有我在，只是感情不像有我之境的强烈而已。

2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那么，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说法与叔本华美学思想有什么关系呢？新注指出叔本华认为“抛开个人利害关系，抛开主观成分，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并且全神贯注在事物上……以前在意志之路上追求而往往失诸交臂的宁静心情立刻不促而至，那就对我们好极了”。叔本华追求的是扼杀“生的意志”的绝对宁静，他认为生的意志永远得不到满足，造成永久的苦痛，要追求排除这种痛苦的绝对宁静。王氏的无我之境是受叔本华的影响。但他把叔本华追求的唯心的绝对宁静说运用到词论里作了修改，使它中国化了，使它成了中国的词论，他引“悠然见南山”就是例证。“悠然见南山”，不是扼杀“生的意志”的绝对宁静，是充满生的意志的悠然

自得,不是以人生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永久的痛苦,是以归田园居而保持淳朴生活的愉悦。无我之境实际上是排除了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吸取他抛开主观较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合理成分,确立了新的文艺论。

境界说同中国传统的情景说又有什么差异呢?新注里提出了传统的情景说来做比较。《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提出情和物,认为情受到物的影响。“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诗人怎样描写情景呢?就图貌说,即描写景物,像用灼灼来描写桃花的红艳,用依依来描写杨柳的柔弱,这就是随物宛转,跟着物的形貌来宛转地描状的。再就与心徘徊说,像在灼灼里,不光写了桃花的红艳,也反映了新嫁娘热烈的情绪;在依依里,不光写了杨柳的柔弱,也反映了离人依依不舍的感情。既是跟着景物的不同来曲折描绘,也是跟着心情的不同来抒写。因此,这里主要是讲情景交融,所以说“情貌无遗”。它没有把抒情和写景分开来说。

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境,见于言外。”景指景物,意指情意,即写景和抒情分开说。姜夔说:“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即情景有所侧重,有的侧重在写情境,有的侧重在写景物。王夫之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这里把情景和心物联系起来,指出情景和哀乐荣悴的关系,比前人讲得更深刻了。但即使是王夫之的诗论,也还没有达到《人间词话》的高度。王氏境界说提出造境、写境,即创造出一种境界或描绘出一种境界来,这个境界的提法就比情景说进了一步。还有,王夫之看到情景和心物以及哀乐的关系,没有触及到自然中的景物和作品中的景物的不同。王氏境界说指出“自然中之物,互相关



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反过来,理想的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从造境写境联系到理想和写实,联系到自然中之物和文学中之物,指出文学美术中所写的有其不同于自然之处,指出理想和写实的关系。这样的境界说,就远远超过前人的情景说了。刘勰只谈到情景交融,王夫之谈到了情和景,谈到了情景和心物、哀乐、荣悴。王氏的境界说则突破前人,提出了新的命题。他吸收了叔本华的合理成分,但又不同于叔本华,还是成为中国的文艺论。这是王氏的境界说,在谈情景论上确有其超越前人的地方。

以上,只是就新注中的注释结合境界说来谈谈。就是这样,也可看到这个新注提供的材料,对我们研究王氏《人间词话》确实是有帮助的。这点粗浅看法,是否有当,还请咸惠同志以及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九八一年九月)

以上是本书初版时我所写的几句话。现在,咸惠同志对正文重加订正、注文修改补充,对论文也进行了加工,力求立论更加准确。这样,这次出版的修订本比初版又有所提高了。这是很可喜的。

(一九八三年五月)

几点说明

一、本书系根据《人间词话》原稿整理而成。各条按原稿顺序编排，文字亦从原稿。原稿引文多处与所引著作原文不同，为慎重起见，概不改动。唯人名误字，一律改正并加按语说明。原稿已删之若干条及已删之若干文句照样录出并加按语说明。

二、《人间词话》曾有多种版本，其中以徐调孚先生注、王幼安先生校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本，以下简称“通行本”）最为完备。通行本分“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三卷。第一卷系《国粹学报》发表的王氏手定本。第二卷系赵万里先生、王幼安先生从《人间词话》原稿中录出之若干条。本书包括了通行本第一卷、第二卷的全部并多出第24、26、28、50、58、64、65、89、90、92、93、109、122共十三条。通行本第一卷第63条原稿无，作为本书最末一条。为便于读者与通行本对照，本书各条注明通行本相应的条数〔如：1（24），即本书第1条为通行本“人间词话”第24条；13（删1），即本书第13条为通行本“人间词话删稿”第1条。〕

三、本书有“校”、“注”两部分。“校”说明与通行本文字比较重要的不同之处（个别条目是与王氏《文学小言》对校）。“注”是参照旧注加以补充修订而成。引文均注明出处。同一种书在注文中多次引用时，仅在第一次引用时注明版本。

四、本书是在周振甫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谨致衷心谢意！但限于校注者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人间词话^[1]

1(24)

《诗·蒹葭》^[2]一篇最得风人深致^[3]。晏同叔^[4]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5]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注〕〔1〕《人间词话》从光绪戊申（1908年）十月开始发表于《国粹学报》，分三期登完（第四十七、四十九、五十期），文末无王氏自署之写作年代。自1926年朴社单行本起，各种版本均署有“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宣统庚戌乃1910年。这显然因王氏追记致误。

〔2〕诗经·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据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3〕风人即诗人。《诗经》有十五国风。“风人深致”指诗人“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刘熙载《艺概·诗概》云：“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4〕晏同叔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词人。

〔5〕晏殊 鹊踏枝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天长水阔知何处。（据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本）

2(26)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1〕（欧阳永叔〔2〕）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3〕（辛弃疾〔4〕）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5〕

〔注〕〔1〕欧阳修 蝶恋花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阑意。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都不悔。况伊销得人憔悴。（据《全宋词》）

〔2〕欧阳永叔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北宋文学家。

〔3〕辛弃疾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4〕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南宋词人。

〔5〕文中所引的三句词原来都是描述儿女之情的，但是王国维却把这三句话理解成儒者做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这和原来的词义相差甚远，所以“恐为欧、晏诸公所不许也”。蒲菁云：“江津吴碧柳芳吉曩教于西北大学。某举此节（指《人间词话》此条——引者）问之，碧柳未能对。嗣人都因请于先生（王国维——引者）。先生谓第一境即所谓世无明王，栖栖皇皇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三境非归与归与之叹与。《湘山野录》：‘李后主神骨秀异，骈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著杂说百篇以见志。’然则具周思孔情乃为大词人。余持此说，亦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据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本）

3(10)

太白^{〔1〕}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2〕}，寥寥八字，独有千古。^{〔3〕}后世唯范文正^{〔4〕}之《渔家傲》^{〔5〕}、夏英公^{〔6〕}之《喜迁莺》^{〔7〕}差堪继武^{〔8〕}，然气象已不逮矣。

〔校〕“独有千古”，通行本作“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注〕〔1〕太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诗人。

〔2〕李白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据黄升辑《花庵词选》，中华书局本)

〔3〕黄升《花庵词选》云：“二词(指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引者)为百代词曲之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阙，神在箇中，音流弦外，可以是为词中鼻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但二词是否为李白作品，历来有争论。

〔4〕范文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北宋文学家。

〔5〕范仲淹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据《全宋词》)

〔6〕夏英公 夏竦(984—1050)，字子乔，曾为宰相，封英国公，北宋词人。

〔7〕夏竦 喜迁莺

霞散绮，月垂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瑶塔曙，金茎露。风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据《全宋词》)

〔8〕差堪继武 继武，比喻继续前人的事业，语见《礼记·玉藻》，差堪继武，书中的意思指勉强可以继承前人的风格。



4(11)

张皋文^[1]谓：飞卿^[2]之词“深美闳约”^[3]。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4]足以当之。刘融斋^[5]谓：“飞卿精艳绝人。”^[6]差近之耳。

[注][1]张皋文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清代词人、词论家。

[2]飞卿 温庭筠(812—约870)，本名岐，字飞卿，唐代文学家。

[3]深美闳约 深，厚。闳，阔大。约，含蓄。深美闳约，包括两层意思，一指温柔敦厚，符合诗教原则，另一指寓深闳意旨于言外，即有寄托。张惠言《词选叙》云：“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湜、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据《词选》，中华书局本）

[4]冯正中 冯延巳(904—960)，字正中，南唐词人。

[5]刘融斋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一字融斋，清代文学家。

[6]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5(13)

南唐中主^[1]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2]，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3]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4]，故知解人正不易得。^[5]

[注][1]南唐中主 李璟(916—961)，五代南唐中主，本名景通。改名瑶，后名璟，字伯玉，词人。

[2]李璟 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据《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3]众芳芜秽，美人迟暮 意指香草容易衰败，青春容易消逝，比喻美

好事物容易逝去。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据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4〕马令《南唐书·冯延巳传》云：“元宗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据《墨海金壶》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雪浪斋日记》云：“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上册）按：王安石误把南唐中主词和冯延巳词当作后主词。

〔5〕吴梅《词学通论》云：“中宗诸作，自以《山花子》二首为最。……此词之佳在于沈郁。夫‘菡萏销翠’‘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与春光同此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在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至‘细雨’‘小楼’二语，为‘西风愁起’之点染语，炼词虽工，非一篇中之至胜处，而世人竞赏此二语，亦可谓不善读者矣。”

6(19)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1〕，开北宋一代风气。〔2〕中、后二主〔3〕皆未逮其精诣。《花间》〔4〕于南唐人中虽录张泌〔5〕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6〕

〔校〕“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文采为功名所掩耶？”，通行本作“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注〕〔1〕堂庑特大 境界更开阔，气度更恢弘。

〔2〕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



得其深。”

冯煦《唐五代词选叙》云：“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贯，短长之流别。”（据商务印书馆本）《蒿庵论词》云：“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据《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3]中、后二主 南唐中主（参见第5条注〔1〕）和南唐后主。后主李煜（937—978），字重光，词人。

[4]《花间》 《花间集》，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录晚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

[5]张泌 南唐词人。

[6]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云：“《花间集》多西蜀词人，不采二主及正中词，当由道里隔绝，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非因流派不同，遂尔遗置也。王说非是。”（据开明书店1934年版）

7(56)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校〕通行本在“所知者深也”下，多出“诗词皆然”四字，“百不失一”作“可无大误”，无“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8(33)

美成〔1〕词深远之致不及欧〔2〕、秦〔3〕，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4〕

〔注〕〔1〕美成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北宋词人。

[2] 欧 欧阳修,参见第2条注[2]。

[3] 秦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北宋词人。

[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櫟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炎《词源》云:“美成词只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据《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9(34)

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1〕}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2〕}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3〕}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4〕}此少游^{〔5〕}之“小楼连苑”、“绣鞞雕鞍”^{〔6〕}所以为东坡^{〔7〕}所讥也。^{〔8〕}

〔注〕〔1〕周邦彦 解语花元宵

风销焰蜡,露湿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据《全宋词》)

〔2〕梦窗 吴文英(约1200—约1260),字君特,号梦窗、觉翁,南宋词人。

〔3〕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 人们之所以喜欢使用代字,大概不是因为缺乏真实的思想内容,就是因为缺乏语言表达能力。

〔4〕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 因此,如果有好的语言就不必用代字,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就没有闲暇用代字。

〔5〕少游 秦观,参见第8条注〔3〕。

〔6〕秦观 水龙吟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鞞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